

劳动是镌刻在文明基因里的诗行

说起劳动,我总会想起鲁迅笔下的“杭育杭育派”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在遥远的盘古开天的时代,九条黄龙在息壤间翻腾,赤足丈量山川的先民们,肩扛木石的号子应和着惊涛。正如《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如燧石相击,迸发出狩猎时代最原始的诗意。粗糙的竹弓在月光下绷紧,飞旋的土弹穿越万年时空,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震颤。

千年后苏轼的《密州出猎》里,锦帽貂裘的太守在平冈上纵马,箭镞破空时溅起的却是权力与诗意的双重涟漪。当劳动从生存必需蜕变为精神仪式,那些沾着泥土的“杭育”声便化作平仄相间的词牌,在青史长卷中生长出新的枝蔓。就像敦煌壁画上飞天的飘带,本是匠人修补洞窟时扬起的灰泥,却在时光晕染中幻化成漫天流云。

这种文明的嬗变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愈发清晰。孙少安在砖窑升起的青烟中寻找尊严,孙少平在矿井深处触摸星光,黄土地上每个躬身劳作的身影,都在用汗珠书写着存在主义的诗篇。当双水村的晨雾里响起第一声锄头叩击冻土的声音,整个黄土高原都成了摊开的稿纸,沟壑纵横的土地上藏着比十四行诗更深刻的韵脚。

从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飞鸟纹饰,到当代治沙人在腾格里沙漠种下的梭梭林;从都江堰汩汩流淌的千秋智慧,到现代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培育的耐盐碱水稻,那些改造世界的力量,始终带着粗犷、有力的劳动号子声。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里,挑水僧人踏过的石阶与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隧道,在人类文明的坐标系上标注着相同的刻度。所谓奇迹,不过是劳动的双手,于平

凡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默默耕耘,才让荒芜变沃野、让梦想成现实。

我是一名筑路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待建的土地。在施工现场,我与工友并肩,把控工程每一处细节;寒夜里,我们共商方案,攻克技术道道难关。以信念为基,用担当作梁,用劳动搭建通途,让条条坦途跨越山海,见证我们为时代铸就的荣光。

回溯往昔,劳动的诗篇从未断绝。我恰似八千年前河姆渡的稻种,在岁月长河中历经传承,至今仍在江南的春风里翻涌成浪。或许每个时代都需要重新发现,真正的诗行从不在那宣纸之上,而是深藏在老农掌心的沟壑里,闪烁在焊枪迸溅的星火中,更谱写在所有把劳动号子声化作生命乐章的手掌之上。

劳动者赞歌

刘晓倩

你,自田间悠然走来
脚下是松软的泥土
身旁是油绿的禾苗
你手握摇耧,肩扛耕锄
炽热的爱,随种子播撒
田间飘香,五谷丰登
那是你勤恳朴实的勋章。

你,从工厂匆匆走来
流水线快速运转
是你对职业的信赖
你专注操作,精心雕琢
每一件产品的诞生
都凝聚着你的心血
每一个零件的精准
都彰显着你的担当

你,从军营铿锵走来
一腔热血,只为保家卫国
边境线上,红旗猎猎
你用生命守护国人安全
舰艇之上,破浪前行
驱散迷雾阴霾
护佑山河无恙

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啊
用双手创造世界
用汗水浇灌希望
似繁星点点汇聚成璀璨星河
你们——
是时代的脊梁
是民族的荣光



杨明聪 作

勋章

张露露

四月底的揭阳,阳光已经显出几分毒辣,树叶都晒卷了边,穿着防晒衣的我站在工地不到5分钟,就感受到了夏日的热情,后脖颈上的汗珠顺着脊梁骨往下滑,衣服也湿了大半。今天的任务是拍摄一些建设单位所需的劳动节素材,还没开始,我便打了退堂鼓。

“露姐,到这边”,试验员小宋向我招手,“施师傅他们正在绑扎钢筋,拍出来效果肯定好。”我调整好相机参数,跟着小宋穿过堆满钢筋的区域。远处,五六名工人正在协作施工,太阳直射在他们身上,安全帽的帽带在下巴处投下细小的阴影。

“小张,又来拍照啦。”刚从井下做完钢筋接头实体切割取样的试验室主任成工调侃我。我闻声抬头,只见一张黝黑的脸上,唯独牙齿显得格外洁白,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就在这一刻,我按下了快门,但随即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他黑是黑,但黑得不均匀,他的脸上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面部大部分是健康的古铜色,而被帽带遮挡的部分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肤色。

成工似乎明白我要说什么,利索地把帽带拨向一边。这下看得更明显了,耳朵以下的地方与其他区域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有帽带经过的地方留下一道细细的白线。

“这叫帽印,我们这行都这样。”成工用粗糙的手抹了抹脸上的汗,“工地待久了,晒出来的,你看那些坐办公室的,脸上哪有着属于建设者的勋章呀。”年轻的小宋才来一年,分界线还不明显;而干了十多年的成工,二十多年的施师傅,整张脸像是被分成了两个色块,黑白分明。

回办公室的路上,那句“建设者的勋章”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透过空调房的玻璃窗,我看着外面烈日下的工地,一线建设者的身影在热浪中微微扭曲。我突然意识到,往日写的那些“战高温、斗酷暑”报道时,那些铅字背后,原是我从未真正理解过的份量。

成工全名叫成帅,是全局的试验管理标兵,干试验这一行已经十多年,寒来暑往,他的身影始终坚守在工地每一个角落。我去找他时,他正在弯腰做二衬混凝土的进场和易性检

测,后颈上的晒痕在阳光下格外扎眼。

“小张,有事?”他直起身,顺手擦擦安全帽下的汗水,从侧面看,帽檐内侧已积了一圈汗碱,白花花的,像晒干的盐。“想跟你聊聊‘勋章’的事。”我半开玩笑。他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这算什么勋章?晒出来的罢了,黑黝黝、光亮亮,特别吧!”

后来我才知道,成帅的“勋章”不是一天炼成的。

刚参加工作时,他也曾是个白净小伙子,每天跟在师傅后面,在工地上跑来跑去。那时候,他还不懂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只觉得这份工作工资高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明白,作为一名试验人员,他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项工程的质量,即使太阳毒辣,钢筋滚烫,也都没让他退缩。

他曾因为对材料要求过分“苛责”而被人误解,也曾为了调配出适用、优质、经济的泥浆配合比而在台风天将“泥巴”带回家随时观察,他每天奔波在搅拌站料仓、施工现场、井下三十多米的暗挖、盾构隧洞,最高运动步数3万

多,他恪尽职守、拼搏奉献,在默默无闻的试验岗位上一干就是11年。

问他职业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看着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本以为他会说获得局试验管理标兵这件事,可他接下来的回答令我有些意外。他说,为了盾构机安全穿越1.96公里的国道,他和他的团队通过地质雷达扫描技术,完成了前置摸排、过程实时监测、精准复测,对盾构区间的地质情况“建档立案”,针对地层软弱和可能存在塌陷、空洞风险的里程,还采用了不同颜色做好风险源辨识和风险级别重点标识,为盾构掘进参数的设定和风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最终实现了毫米级沉降控制,安全高效完成隧洞贯通且被业主高度认可。

聊完之后,他又起身去忙了,望着他远去时单薄的背影,我突然明白,所谓的“建设者勋章”,并不是非得获得什么具体的奖项,也不是有多少条晒痕,更不是做出多少贡献,而是如成帅一般,千千万万劳动者背后的那份坚守与担当。

司机“老吕”

韦江华

走进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站点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与盛开的蓝花楹相互映衬。在幸福梅林站出入口处,项目部司机“老吕”正驾驶着车辆,搭载业主前往施工现场进行安全大检查。

老吕是个老四局人,他已经参与建设了成都地铁7号线、3号线二期、春熙路扩能改造、8号线一期工程在内等近十个项目。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手上厚厚的老茧见证了他超过十余载的“车轮”岁月。自从来到项目后,每次看到车辆脏了,总会发现他在认真清洗车辆的里里外外,他总能把车清扫得很干净,车里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毫无异味,那份细致入微的态度就像在精心护理自己的面容一样。每次看到办公室需要重物搬运,他总是上前帮忙,从不计较多言多语。他的勤恳和友善,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大家私下里都称他“贴心暖男”。

不仅驾驶技术精湛,老吕还以他的细心著称。每一次出车前,他都会全面检查车辆,无论是轮胎胎压还是发动机状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即便是行驶中的一丝异响,也逃不过他的耳朵。一次行车途中,他敏锐地察觉到轻微的异响后立即停车检查,发现并迅速解决了轮胎气压不稳定的问题,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

老吕与汽车打交道已有二十余年,早就练就了“慧眼识车”的本领。无论是项目公车还是同事们的私车出现问题,大家总是第一时间找到他。通过一番细致的“望闻问切”,小问题他都能亲自解决,大问题他也总能给出专业的修理建议,让同事们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除了老吕之外,工程师、技术员、电工、焊工、砌筑工……工地上还有很多默默耕耘的身影。他们忙碌穿梭、挥汗如雨、坚守岗位,以双手筑牢城市根基,撑起城市脊梁,在我心里,他们是最伟大、可爱的人!

双手的力量

郝纪东

我们以双手为缰,策马扬鞭
跨越漫漫征途,缩短迁徙之远
曾拼尽全力,挣脱枷锁桎梏
砸碎那奴役的樊笼
重获自由身
自此
张开双翅,自在翱翔天边
俯瞰广袤大地,以劳动为弦
种下碧绿稻畦,铺展无垠麦田
再以勤劳
筑起诗楼入云端
托起翱翔铁翼,冲破九霄云烟
铺开素纸一方,勾勒理想画卷
看那天、地、山、泽
皆在双手雕琢下,焕发神奇光焰